

• 马征 著

深层探究

首度公世

文学专家镇密解读

名著背后的真相

插图珍藏版

金瓶梅之谜

说小说之外·解未解之谜

西门庆当的是什么官
全书到底有多少性情节



插图珍藏版

• 马征 著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瓶梅》之谜 / 马征著.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2006. 4
ISBN 7-5043-4965-8

I . 金... II . 马... III . 金瓶梅—文学研究
IV. 1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0185 号

《金瓶梅》之谜

作 者	马 征
责任编辑	聂珊珊
监 印	赵 宁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政编码 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 字
印 张	13.75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0000 册
书 号	ISBN 7-5043-4965-8 / I · 668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前 言

《金瓶梅》因其大胆描述中国几千年伦理道德中最为害羞的一面，自其问世以来引发了古今数百年的争论。作为一部文学巨作，它不但像是一幅古代社会世俗的巨幅画卷，又有着深厚、浓郁的特定时代经济文化所衍生的思想内涵。如何正视《金瓶梅》，一直是文学界乃至社会探讨不休的话题。

《〈金瓶梅〉之谜》的创作缘起便是希望通过历史、公正的态度，科学的、严谨的考证将该书不为人知的一面展现给读者，给大家正确对待该书提供一个参考。全书本着缜密探究经典文学作品的精髓、帮助读者解惑答疑之宗旨来创作。书中内容间或出现些许有关《金瓶梅》书中关于性的叙述，仅为研究需要，供读者加深对书中人物特性的理解，希望读者能够正确面对。

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也希望读者与我们共酌，以便在修订版中重新更正、修订。

作 者

2006. 3

CONTENTS

目 录

“关于《金瓶梅》这部书”之谜	1
《金瓶梅》故事的渊源之谜	20
《金瓶梅》的地理背景之谜	36
“三寸金莲”堪配“三寸丁”吗?	51
潘金莲的形象有什么意义?	54
孟玉楼的号有什么讲究?	63
武松去东京送礼来回一趟走三个月?	66
《金瓶梅》中俗语俗事之谜	69
茶叶“一篓”千金价怎么变成“一篓儿”千金价?	79
庞春梅形象的本意何在?	81
小玉、玉箫笑话李瓶儿挨打的隐语作何解?	87
《金瓶梅》隐语之谜	90
“佳期重会”曲词中藏着什么谜?	96

“冷铺”是个什么场所?	99
“银托子”、“颤声娇”等物是些什么东西?	102
宋惠莲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107
陈经济说潘金莲是“女番子会放刁”是什么意思?	114
吴神仙贵贱相人有何意义?	117
什么是“空名告身劄符”?.....	122
西门庆当的是什么官?	125
潘金莲为什么要骂跳小板凳儿糊险道神,还差着一帽头子”?	128
“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是什么意思?.....	131
乔五太太与乔大户和皇家是什么关系?	134
应伯爵的形象对认识社会和人生有什么意义?	137
如意儿的丈夫是死了还是活着?	146
林太太这个人物形象除了淫荡,还有没有别的意义?	149
西门庆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154
陈经济是西门庆第二吗?	169
吴月娘是哪一类人物?	176
孟玉楼这个人物有什么突破性意义?	182
《金瓶梅》采用历史人物人名之谜.....	191

在所有的古典文学名著中，悬案最多的莫过于《金瓶梅》。又加之它长期遭禁毁，故神秘色彩很浓。人们迫不及待想要知道的也许首先不是书中的悬案，而是——

“关于《金瓶梅》这部书”之谜

为什么首先是“关于这部书”之谜呢？原因在于，迄今为止，能读到（或读过）这部书（尤其是全本而不是删节本）的人并不多。人们往往只是听别人神秘兮兮地说如何如何。到底如何呢？是个疑问。疑问积多了，得不到解答，就成了“谜”。

1. 为什么读不到这部书？

这是一个最普遍的问题。但事情很复杂，有多方面的原因。简言之，归

咎于它写了性内容。

关于《金瓶梅》中的性内容，占全书的比重不大（仅1%~2%），但却很刺眼。因而，从一开始就招来诸多非议，什么“坏人心术”、“决当焚之”等。这类论者显然站在反映社会的高度来看这部小说，以九牛一毛的瑕疵全盘否定这部书。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人看到了它的成就和价值；有人极为赏识它。大文学家袁宏道“极口赞之”，说：“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董思白也称它“极佳”。虽寥寥数语，亦甚为深刻。



插图本《金瓶梅》

大抵说来，《金》书在明代的境遇还算不错。对于这样一部小说，见仁见智，褒贬各异的情况是正常的事。在那个时期，该书传播十分广泛。据史料记载，万历二十年左右，手抄本开始陆续在社会上流传。王稚登、董思白、王字泰、袁宏道（中郎）、袁小修等人都拥有或收藏、借抄过这些手抄本。到万历四十五年，吴中首先出现初刻本，以后又有“新刻”、“词话”、“绣像”、“全本”等多种刻本问世。这些刻本不仅在国内广为传播，而且流传海外等国。比如词话本，目前国内已几乎失传（仅在1931年发现一部而且残缺两页），而日本却保存着完

《金瓶梅》

之谜

好的二部（此外另有一部残本）。由此可见，《金瓶梅》当时是盛行于世的。

可是，好景不常。清朝入关之后，随着文化专制日甚，许多书籍都遭了禁毁。在文化异化及心理变态的大背景下，《金瓶梅》受到了一些人的鄙视和攻击，被斥之为“淫书”；清政府长期对它采取禁毁政策。其间，虽也有有识之士的不平之鸣，如康熙时徐州学者张竹坡著文立说，力抗偏见，对《金瓶梅》精心评点，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成就进行较全面的评价，公正地给予它应有的地位，但他的意见却没有受到政府和学术文化界的重视。在这个阶段，《金瓶梅》这部巨著被肆意践踏了。不仅人们无缘得见该书的“庐山真面目”，而且一些重要版本在清末已几近失传。例如“词话”本。要不是1931年北平“文友堂”古书铺太原分号在山西介休县收购到一部缺了两页的明刻本，后人根本就无从知道（指国内范围）这个版本的存在。所以，“读《金瓶梅》难”的历史是由清代开始的。

随着清王朝的推翻，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部皇皇巨著，终于发现，它是一部在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等多方面都极具价值意义的书。人们渐悟应该摆脱过去那种“谈性色变”的偏激，那是文化心理不健全的表现。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与主将鲁迅先生以及郑振铎、吴晗等人开始致力于运用社会的、历史的观点和现代小说的新观念研究这部谜一般的作品。

1931年，词话本在山西发现，成了读书界热门话题。1933年，孔德学校图书馆主任马廉（隅卿）先生集资，用“古佚小说刊行会”的名义将这个刻本影印了104部，每部的末尾有一竖式长方形的红色印章，其中有“本书限印一百零四部”等字。此后，又有过这104部本的影印本。

由于词话本的发现，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传播也随之热起来。当时社会已有说散本系统的“绣像”本、“第一奇书”本及加工改写过的“古书”在流行，今又添了更精彩的“词话”本，让人耳目一新，兴趣盎然。在这段时

期，出版与研究《金瓶梅》就形成了清朝之后的第一个新浪潮。

为了满足读书界的要求，也为了满足一般人的好奇心，从那时起，文化学术界除了有限地影印一部分全本而外，又开始印行各种删节本。例如：1935年5月有郑振铎先生主编的删节本（只出到33回）问世。1935年10月，施蛰存校点出版了词话本的删节本，刊于上海杂志社出版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几个月后又有襟霞阁主人重刊《金瓶梅词话》（删节本），1936年2月上海中央书店刊于《国学珍本文库》第一集。中央书店还出版了《金瓶梅删文补遗》一册。1942年12月，新京艺文书房出版了《金瓶梅词话》全本。如此等等，短短十年间，《金》书的出版、影印达五六次之多，真可谓盛况空前。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金瓶梅》的研究和出版都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尤其是经过“文革”抄家焚书之后，它又几乎在民间绝迹了。所以，大凡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很难有机会读到此书。

“文革”前国内影印、出版《金瓶梅》只有一次，那就是1957年经毛泽东批准同意，以“文学古籍刊行社”名义影印过2000套词话本。毛泽东对《金瓶梅》的评价比较高。他认为《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还说：“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这2000套书因数量很少，又只允许在高干（部长级）中发行，所以无济于事。当时的实情是不仅一般读者见不到这部作品，就是高等院校的教授及专事文学研究的学者、研究人员也难于问津。关于这些情形，在周钩韬、鲁歌先生主编的《我与金瓶梅——海峡两岸学人自述》一书中有多种叙录。这里就不多讲了。

值得欣慰的是自1979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路线以后，学术界也迎来了科

《金瓶梅》

之谜

学文化的春天。在这大好的形势下，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热也在国内升温。《金瓶梅》这部蕴藏着文化的杰作再度受到人们的青睐。近十年内，研究和影印、出版《金》书的工作开展得空前活跃，形成了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第二个新浪潮。

在这段时期，首先出版的是1985年由戴鸿森先生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出版的《金瓶梅词话》删节本。全书共删去19161个字。继之又有1987年由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等校点，齐鲁书社出版的张竹坡评点《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删节本，全书删去10385个字。这两个本子印数较大，限在一定范围内（有文化程度、职称等方面限制）发行。

除了删节本外，198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了崇祯本全书，内部凭证发行，供学术研究之用。1989年齐鲁书社出版了由王汝梅先生整理汇校的崇祯本全本，一字未删，200幅插图照原版印制。也系内部发行，主要供学术界使用。

总之，在短短十年间，《金瓶梅》的出版发行数量相当可观，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广大读者的需求。实事求是地说，能够达到今天这样的局面已经非常不错。这与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但是，《金瓶梅》毕竟是一部有缺陷瑕疵的书，它既不宜于全文公开发行（不论对象如何），也不需要普及，所以印数总是被限定在较小



齐鲁书社出版的《金瓶梅》

范围内的。而且，尤其是足本（全文）不对社会公开发行，因此许多人当然无缘过目。不过，由于各种渠道的来历（正规出版、影印、港台引进、地下出版、盗版复印等），目前社会上要寻找一套《金瓶梅》并不是很困难。

2. 《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是不是个谜？

人类社会中的事，无一不复杂。在种种变幻莫测中，笔者还是坚信“否定、否定之否定”这一套升格的理论。

无须讳言，《金瓶梅》之谜主要不在于它的作者之谜、成书之谜、版本之谜、文字之谜……而在于它的性文化之谜。而且，唯其是谜，所以添乱、招祸。请看老资格的法国汉学家克洛德·罗瓦先生是怎么表述它的：

《金瓶梅》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古典小说之一，也是最动人、最招非议的小说。从它问世那天起，《金瓶梅》既使读者难堪，又使他们着迷欲罢不能。文人学者不知道如何对待这部令人心悸的杰作，如何对待这部巨型的色情与商务编年史。它是对当时社会无情的揭露呢？还是一部津津乐道的淫书？是烙在现实社会的一块灼热烙铁？还是一部诱惑读者敏感于腰带以下部位的别有用心之作？各政权及检查机构，在这只黑色羔羊面前均是犹豫不决。



我国古代风情画《玩莲图》

《金瓶梅》

之谜

罗瓦先生的话调侃而理智，既挠着痒处也踩着痛处。总而言之，《金瓶梅》的性内容无论在古今中外都要算是个谜。

那么是应该回避还是应该解开它呢？正确的答案当然应该是后者。

文学作品能不能写“性”？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个讳莫如深的问题。好在今天的时代已经大踏步地前进了，而且又有恩格斯的论述在指引我们，所以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文学作品不是不能写“性”。问题在于通过“性”要表现什么？怎么写？恩格斯认为在文学作品中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不仅不是缺点，而恰恰是优点和长处。他在《格奥尔格·维尔特》一文中说过这样很精辟的话：

维尔特所擅长的地方，他超过海涅（因为他更健康和真诚），并且在德国文学中仅仅被歌德超过的地方，就在于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我不能不指出，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应当有一天公开地扔掉德国市侩的这种偏见，小市民的虚伪的羞怯心，其实这种羞怯心不过是用来掩盖秘密的猥亵言谈而已。例如，一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的确就会想到，人们是完全没有生殖器官的。但是，再也没有谁像这位在诗中道貌岸然的弗莱里格拉特那样喜欢偷听猥亵的小故事了。最后终于有一天，至少德国工人们会习惯于从容地谈论他们自己白天或夜间所做的事情，谈论那些自然的、必需的和非常惬意的事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9页）

在这里，所谓“猥亵的小故事”、“白天或夜间所做的事情”，指的都是性活动。区别只是在于后者乃自然健康的内容，而前者却不是。

令人遗憾的是《金瓶梅》所表现的“性”基本上都不属于自然的和健康的范畴。它比猥亵的小故事还要污秽、可怕得多。

更具体地说，它写些什么呢？一言以蔽之：一系列性交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反复出现各种污秽的场面，让人作呕的性器官以及令人恐怖的种种助性器

具及春药等。作者让男女角色都沉迷其间，最后再让他们各自走向悲惨的结局，作为他们纵淫的报应，以此警戒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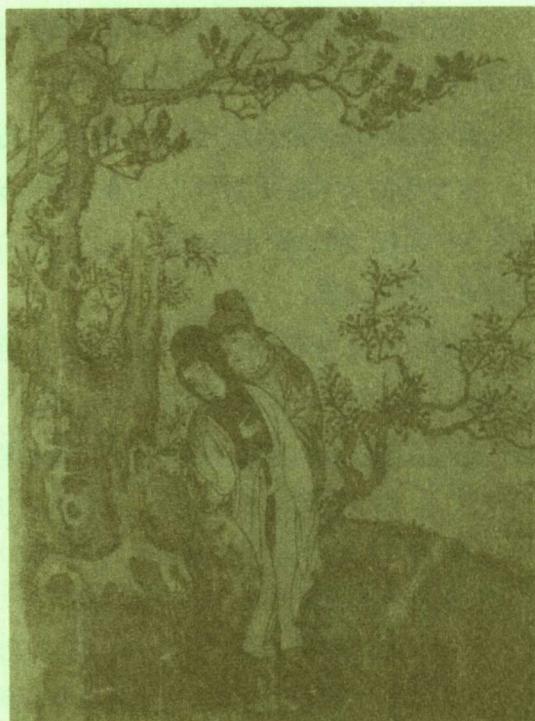
至于“怎么写”这个问题，其最突出的特色是又细又露又俗又丑。

客观地说，《金瓶梅》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都有所不足。但“又细又露”的写法属于性描写方法问题，与作者素质关系较大。而其余问题则属于性文化意识上的偏差，需要更多地从时代、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去找原因。比如对于“性”的认识，古代高度重视它的生殖意义，而现代性观念则更看重它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英国著名的《裸猿》作者莫里斯的研究对我们认识这个问题很有帮助。他通过考察人类与动物的性行为，揭示二者在此问题上的本质区别在于：“性”之于动物，是与生殖繁衍目的同一的，而在人却是分化的。他以大量材料证明：

我们的性生活大多与繁殖后代无关，而只是为通过满足双方的性欲来达到巩固对偶关系的目的。

因而，他认为：

配偶间日复一日地宣情泄欲并不是现代文明腐化堕落的后果，而是一种深深植根于生物本能，从进化角度看也是十分健全的倾向。



我国古代风情画《亲昵图》

英国作家劳伦斯则着重描写“性”的本质力量及其美好。他说：

性是人类生活中强有力的，有益和必要的刺激力量。当自然之潮在我们身上涌动，如同感受到太阳的温暖，人人都会体验一种亢奋的情绪。

与这些观点相比，《金瓶梅》所表现的“性”是一种恶与丑（虽然意象复杂，描写中也常常流露欣赏的目光）。它明显地受到“性不洁”意识的影响。要证明这一点并不难：避开那些非婚的性场面不论，且看它在描写夫妻关系（潘金莲与西门庆婚后）的性行为有没有半点美感可言，就可知旧传统中的“性不洁”意识在起着怎样的先验规定性的作用了。

“性不洁”的意识影响极大，危害甚烈。《金瓶梅》之后一大批“悖情灭理，如有狂疾”的色情小说，都是以此为框架，敷衍而成的。

可是，在《金瓶梅》之前，此类事情并不多见。在唐代一篇题为《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作者白行简）的文章中，堂而皇之地展示了《金瓶梅》中那些镜头，可是却没有《金瓶梅》中那种“不洁”的性意识；题为“交欢大乐”真是名副其实。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像《金瓶梅》那样，视“性”为不洁的意识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以及怎么样成为文化积淀和传统观念的呢？

又如“女祸观”，《金瓶梅》表现得很明显。大著一开始就说：



我国古代风情画《逗乐图》

此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第一回）

又说：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
暗里教君骨髓枯。（第七十九回）

作者不仅是说说而已。他让我们看见“当代英雄”似的西门庆果真是败倒在女人身上，死在潘金莲手中。这里我们不禁要问，西门庆这一命运究竟有什么逻辑依据呢？依据是有，不过是中国古代的“房中术”。

“房中术”讲的是“御女之道”，强调操作中要掌握“留精强身”、“回精补脑”一类的学问，而目的却是在为“御女多多益善”的理论编制漂亮的霓裳羽衣。

西门庆的死不是死于梅毒、淋病等一类性传染病，而是死于“一泄如注，再无个收救”。这就不折不扣地是从“房中术”的逻辑中来。

“房中术”整个是建构在“男尊女卑”这块天平倾斜的封建世袭领地之上的。荷兰的高罗佩在读到中国道家有关“房中术”文献后，惊呼这套理论简直是“对女人的‘性榨取’”。虽然有点偏激（他自己后来有所解释），但不无道理。

“房中术”对《金瓶梅》究竟有着怎样深刻的影响，值得进一步探讨。从迹象上看，不仅是观念、意识，甚至是文笔、措词、用语，《金瓶梅》都有着古代“房中术”的深深烙印。

可是，迄今为止，我们既不了解《金瓶梅》，更不了解“房中术”。



我国古代春宫图

《金瓶梅》

之谜

高罗佩说，我们民族曾经有一个时期“表现出一种近乎疯狂的愿望，极力想使他们的性生活秘不示人”。这样做的结果产生了两个极严重的问题，一个是高氏说的：它导致“西方观察者似是而非地假定它是一个可怕的堕落的粪坑”。另一点，他没有谈到，这就是：过分地禁锢与封闭，在我们民族的精神深处留下了无形的“暗伤”，这种精神上的“阉割”，导致我们民族委顿，其惨毒酷烈胜于刀枪。

对于《金瓶梅》性描写的看法，目前分歧较大。有比较看重其积极意义的，即它对禁欲主义的反动；也有较为看重其消极意义的，斥其为贩卖色情。

茅盾先生在论及中国一般文学内的性描写时，说过许多精辟的见解。其中有三层意思特别适合《金瓶梅》的情况。如果再参考一些别的意见，可以作如下总结：

①文学作品应当表现、描写健康、自然的“性”。《金瓶梅》性欲描写的目的却在表现病态的性欲。这是一种社会的心理疾病，是值得研究的。

②要表现病态的性欲，并不必多描写性交，尤其不该描写“房中术”。

③中国文学内的性欲表现，一开始就走进了恶魔道：小说家们错把“房中术”当作性欲描写的唯一方法。这一荒唐的文学现象应归咎到禁欲主义的高压及其性教育之禁锢的根本原因。

3. 《金瓶梅》算不算淫秽作品、黄色书籍？

既然上文讲到，《金瓶梅》中的性描写表现的是病态的性欲（既荒唐又刺眼），那么，它是不是一部淫秽之作呢？关于这个问题，前人有说“是”的。我们已指出，那是以偏概全。而今天，几乎已不再有人持此观点。起码未见著文作如是说者。究其原因，不是这部书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我们民族的心智健全，心态正常。这是我们的观念走向现代化的标